

瞻玉堂

上

她，要回云帟。
我，要娶亲。
今生都不能再见！

寻千里，君不见沙场征战苦！
情难了，心相悦伴风雨飘摇！

秦淮故事

姝文 / 著

Zhanyuan Garden
Bailuzhou Park
Yuyuan Garden

瞻玉堂

姁文 / 著

Zhanyuan Garden
Bailuzhou Park
Yuyuan Garde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瞻玉堂：全2册 / 姑文著.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6

ISBN 978-7-5594-1015-3

I. ①瞻… II. ①姑…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0300 号

书 名 瞻玉堂（全2册）

著 者 姑 文

策 划 黄孝阳

责任编辑 汪 旭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1.25

字 数 428千字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015-3

定 价 59.80元（全2册）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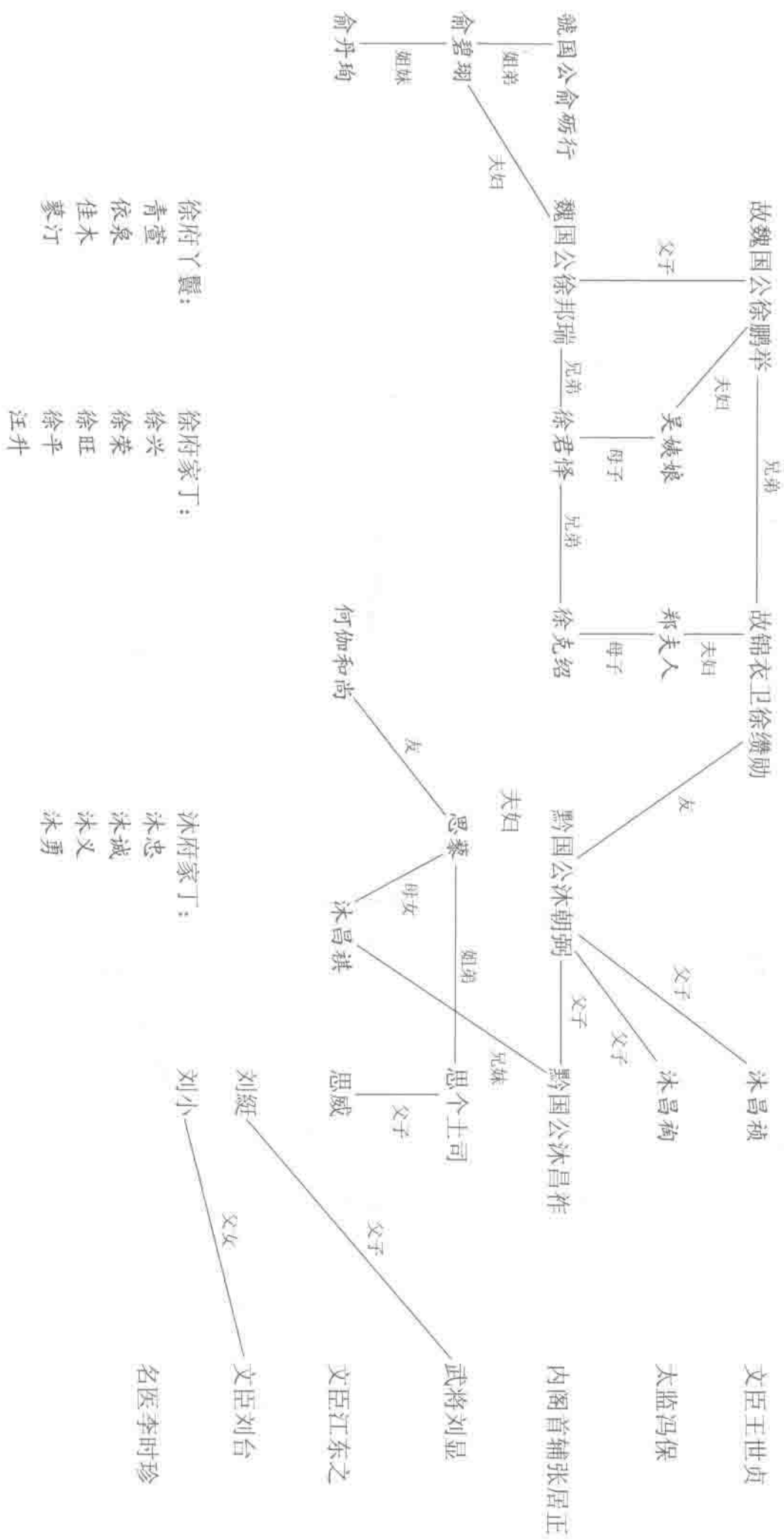


JIANGSU
DEVELOPMENT
SUMMIT

江苏发展大会



《瞻玉堂》主要人物关系表



楷体人物为虚构，宋体人物为历史真实人物。

目录

楔子	001
第一章 圣花	005
第二章 六爷的长刀	014
第三章 三宣六慰	026
第四章 瞻望玉堂如在天上	038
第五章 黔国公一点心意	052
第六章 都怪张居正	061
第七章 笑我沐家的女儿	070
第八章 天地有正气	085
第九章 两位公侯小姐	095
第十章 胡掌柜有很多问题	105
第十一章 黎明前最黑最暗	116
第十二章 咱哥俩练练	131
第十三章 好女婿	144
第十四章 本草纲目	154
第十五章 可惜没能杀虎	164
第十六章 打狗还得看主人	175
第十七章 沐朝弼的胜算	186
第十八章 与我云南何干	199
第十九章 别嫌弃我们新贵	215



第二十章	当然不认输	232
第二十一章	小烟玉	243
第二十二章	是仇敌还是知己	253
第二十三章	一定要杀缅王	265
第二十四章	我一时昏迷以至有错	278
第二十五章	只要皇帝看到	290
第二十六章	中山王笑醒	301
第二十七章	都来陪你老子喝酒	311
第二十八章	胡不去	321
第二十九章	想了七年的谜底	337
第三十章	往西再往西	354
第三十一章	十万大军	362
第三十二章	西南金楼白象王	373
第三十三章	打赢了再回去	391
第三十四章	攀枝花	400
第三十五章	筑坛盟誓	414
第三十六章	老六搞什么鬼	424
第三十七章	你怎么来了	434
第三十八章	走到山穷水尽	443
第三十九章	妻子好合如鼓琴瑟	454
第四十章	我就是在天上	462

楔 子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人笑愚公愚，构园如移山。

大智莫若水，名愚岂其甘。”

“瞻望玉堂，如在天上。”

这些广为传诵的诗句，对于南京人，尤有特殊的意义。两千多年筑城史的文化积淀，使得这座六朝古都的山水城林处处饱含历史底蕴和文学风雅，寻常巷陌、一街一景都充满诗意。文人骚客在南京怀古咏今，留下多少经典诗文。

“金陵为我高皇帝定鼎之地，二圣之号令万宇者将六十年，内外城之延袤盖自古所创，有所置官司皆与神京埒，吏卒亦危割其半。若江山之雄秀、与人物之妍雅，岂弱宋之故都可同日语？”明朝大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夸得出自肺腑、毫不掩饰。

这位风雅的江南名士，仕途失意之余遍游金陵，“得侍群公燕游于栖霞，献花燕矶灵谷之胜约略尽之。”随着足迹吟哦赞叹。

“既而获染指名园若中山王诸邸，所见大小凡十，若最大而雄爽者，有六锦衣之东园；清远者，有四锦衣之西园……华整者，魏公之丽宅西园；次小而靓美者，魏公之南园与三锦衣之北园，度必远胜洛中。”对古都南京的园子，夸得更加直截了当、不遗余力。

这一篇广为传诵的《游金陵诸园记》，几百年来成为介绍江南园林最为著名的文献资料，是研究明代城市园林宫苑建筑的必读文章。



文中“最大而雄爽者的东园”，亦称太傅园，山址潏潏没于池中，有峰峦洞壑亭榭之属，可惜清末时大多毁于太平天国。民国时重整，发现了一块石碑，刻有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而园中芦苇萧萧白鹭翱翔，景色类于“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的意境，因此更园名为白鹭洲，即今日的“白鹭洲公园”。

在“保护更新老城”的方针指导下，白鹭洲公园保留了明代的藕香居、烟玉亭、鹭峰寺等名景，增建了回廊、水榭、风景亭等新建筑，于夫子庙的繁华喧嚣中闹中取静，集湖光山色、疏林点翠、名人风雅、诗词画境于一体，春季探花、夏日观荷、秋夜听雨、冬来赏雪，成为南京人民的后花园。更自二〇一六年“五一”开始，基于“全域旅游”的方针免费对外开放，诠释了秦淮区“城区即景区、旅游即生活”的核心理念，成为“一城一河”景观风貌塑造的重要部分，与东水关、夫子庙、赏心亭、中华门、大报恩寺和老门东等景物仿佛颗颗珍珠，串成了十里秦淮风光的珠链。

当夜幕降临，白鹭洲公园的灯火与秦淮河的波光交相辉映，潏潏瑰丽，南京市民和中外游客或泛舟或踱步，欣赏老城风光、品味古都风韵，无不啧啧赞叹。

“清远者的西园”又名风台园，奇峰整丽、古树婆娑，沼广袤十许丈、水清莹可鉴毛发，匝以垂杨衣以藻萍，皆为佳境。历史长河中几经变迁，晚清时易园主为名臣胡恩燮，取名“愚园”，表明乐山水而自晦于愚的归隐心迹。因主人姓氏也被坊间俗称为胡家花园。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陈作霖，甚至孙中山等几百位名人曾经莅临，名重一时，又在之后的战乱中几度损毁。

经五年时间，“愚园”于二〇一六年的“五一”节再度重现，轰动江南。复建的愚园，秉承全面性保护、原真性保护的理念，以原愚园的手绘图为本，保持原有结构布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花墙假山等严格按历史照片重建，全力还原了老愚园历史风貌。景名均依史书记载从旧名，



愚湖、铭泽堂、容安小舍、补善堂、课耕草堂、春睡轩等一个个一百四十年前的古雅名称，体现了保护历史文物、传承古都文明的良苦用心，甚至园中百年枇杷树犹在，树下石凳石椅亦是胡家后人所赠老园旧物。

自然天成、疏朗大气，愚园因此鲜明的南京私家园林韵味，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南京园林特色集大成者。而第一时间对外开放，更是城建为民理念的诚恳诠释。

而“华整丽宅，连中山王赐第之西的西圃”，乾隆皇帝南巡时惊叹其精致华美，想到欧阳修的诗句“瞻望玉堂，如在天上”，御笔题“瞻园”匾额，美名一直沿用至今。作为明太祖钦赐的中山王府，有堂翼然、逶迤曲折，叠磴危峦更多古木奇卉，当然最为宏丽壮美。

六百多年后，瞻园在几度恢复整建下，呈古貌展新颜，以宏伟壮观的明清古建筑群、陡峭峻拔的假山、闻名遐迩的北宋太湖石和清幽素雅的楼榭亭台，被称为“金陵第一园”。徐达纪念馆、太平天国博物馆、江南布政史衙门旧址等历史实物，错落有致地布局在江南园林的精致典雅和皇家王府的端方轩峻中，焕发着形神俱备的光彩，在江南四大名园中傲踞前列，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南京人视为隐藏在秦淮河畔的世外桃源。

如王世贞所说，金陵无愚公，所记诸名园都是中山王徐达府邸。史曰：“高皇帝开国勋臣，以令闻永世者二：曰徐中山、沐黔宁。中山赐第留都，子孙席先猷，称保家之主可矣。黔宁守在荒徼，世有师命，纾天子南顾忧，视中山之裔宴乐饮食相万也。然黔宁在镇，招徕携贰，辨方正俗，使人知朝廷，垦军田一百一万二千亩，使人知所以有生，恩泽远矣。死之日，蛮部君长，号哭深山。”

中山王徐家、黔宁王沐家，是明朝共二百七十六年始终的两大异姓王，与南京都有特殊的渊源。徐家世代居住在南京，而沐家多人葬于南京，南京江宁区的将军山上有沐氏祖茔，历代黔国公和沐氏家人大多葬于此，将军山的名称，也是因黔宁王沐英自昆明归葬于此而得来。可惜因种



种历史原因，本应受到保护的沐氏祖茔，遭遇过度开发被严重破坏。

沐家自沐英开始世镇云南，中国的西南边疆因此得沐华风辨方正俗，融入了中华文明的大家庭。明初在此设三宣六慰，使得大明的疆域东西达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距一万零九百四里，面积盛时约一千万平方公里。然而明中期开始，明初广袤的西南疆土渐渐萎缩，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缅甸侵吞。这个部分属中国三宣六慰的羁縻藩属、部分分裂零落的小国，在东吁王朝统一后挑起长达三十年的明缅战争，虽明王朝多次取胜，然而历经曲折在万历三十三年基本停战时，大明丧失了大片领土，明初设立的孟养、木邦、缅甸、八百、老挝、古喇、底兀刺、底马撒等宣慰司被缅甸所占，缅甸借此成为超级强国，国土面积甚至接近大明了。

万历朝是明朝最长的一个朝代，万历初年的万历新政虽被称为“新政”，其实并非改革，更多的是在原有的政治框架下加强控制、严格管理，比如一条鞭法，实际早由潘季驯、海瑞等人实施过。然而这一个强化，在张居正的铁腕执行下，波涛汹涌、风云诡谲，多少人因此血泪横流漂泊辗转，包括远镇云南的沐家，亦包括在金陵诸园中安享富贵的徐家。

这一本《瞻玉堂》，就是要说一段发生在万历新政年间，中山王徐家、黔宁王沐家与张居正、缅甸的故事。

为什么文官武将内臣甚至皇帝，最终都成了牺牲品？在一个山穷水尽的体制下，人生的道路能如何选择？

第一章 圣花

万历三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

还只刚进十一月，朔风却似钢刀一样戳得手脸生疼，在空阔的江面上挟着万钧之势呼啸来去，惊得白鸥惶惶四散、过往船只歪歪倒倒。江水翻涌，大大小小的浪花拍打着案边的礁石，枯草败叶躲在石后，瑟缩着随风摇摆。

沐朝弼踉跄下了跳板，眯眼望了望阴沉的天空。满目萧瑟中，厚厚的乌云压在头顶几乎触手可及，沉甸甸地与远处的南京城墙浑然连为一体，甚至淹没了城楼上招展的旌旗。

这，是江南？

“众花杂色满上林，舒芳耀绿垂轻阴”的江南？

昆明的天空，永远都是蔚蓝高远。仰首望去，雪白的云朵高高在上，仿佛到了天的尽头，苍鹰振翅翱翔也只看到黑色的一点，在金色的阳光中忽隐忽现。

昆明的太阳，总是金光灿烂。黔国公府的垂柳间杨、亭台舞榭，永远在春光中明媚娇艳，不知不觉一件绸衣就过了一年。

一阵朔风扑面、寒意刺骨，沐朝弼忍不住咳嗽起来，直咳得直不起腰。

“老爷！老爷！”思姨娘赶上来，轻轻拍着沐朝弼的后背，自己也冻得打了个哆嗦。这身青缎棉袍还是慈圣皇太后临行召见赐的，自北京一路几千里下来，只觉得棉袍越来越薄。毕竟，进宫时还是秋天。



沐朝弼瞥眼见到思姨娘的另一只手，大半年里，原本娇嫩白皙的玉手早已粗糙起茧，如今更红斑点长满冻疮，手背上还有个脓包渗着血水。沐朝弼目光凝滞，咳得更凶。

“喂！走啦走啦！”押解的锦衣卫头目有些不耐烦，“这就进南京城了！送到南京锦衣卫那里，我们就交差了！”

思姨娘连忙侧身赔笑道：“烦劳赵将军稍等一等，我家老爷有些不舒服。就好，就好！”

赵百户哼了一声。一来思姨娘口口声声“将军”长“将军”短，二来沐朝弼咳得撕心裂肺面颊上两片病态的潮红，已经到南京了，再出个人命就没法交代。黔国公府虽然远在昆明，但又何必结个仇家？当下不再多说，挥手招呼后面的车马跟上。思姨娘待沐朝弼咳嗽停了，扶他上了破旧的马车。车轮滚滚，往南京城中驶去。

“爹爹，把这个吃下好不好？干净的。”沐昌祺迎着沐朝弼，左手中攥着一把绿草，还在滴水，右手一个水壶，壶盖已经旋开，凑在了他的口边。

沐朝弼喘息着喝了两口，看看绿草，不情愿地望了望女儿，终于还是接过塞在口中嚼了两下。昌祺乌漆漆的黑眸顿时晶莹流转，衬得雪白小脸娇嫩鲜艳，正如鬓边斜簪着的一朵赤琼无忧花。

思姨娘有些诧异：“这个紫苏草止咳嗽最灵，想不到江南也有。”

昌祺开心地看着父亲道：“刚才在江边的湿地里找到的。这么冷的天，倒碰巧绿茵茵的一蓬呢！”

沐朝弼见女儿衣裾湿漉漉的，两只早已磨得快要通的花鞋上满是泥泞，不知道刚才如何去江边摘草？心中一酸，眼中隐约泛起蒙蒙雾色，别过了头。

黔国公府外一条笔直的青石大甬道，两旁种满了无忧花。枝繁叶茂，花大而色红，盛开时远远望去恍如团团火焰在碧空下熊熊燃烧。九年前，这个小女儿出世的那一刻，黔国公沐朝弼正前呼后拥地打马行在树下，听



到仆人奔来报告思姨娘生了位小姐，看了看身侧三个儿子不禁哈哈大笑，随口便道：“昌祚、昌祯、昌洵，都是老天给的福气！这个女儿，就唤昌祺吧！”

那时候，正是沐朝弼一生中最志得意满的时光。

沐朝弼的父亲第八代黔国公沐绍勋是黔宁王沐英六世孙，沐家世代长驻昆明，算是大明开国功臣中结局最好的一支。沐朝弼是幼子，还有个哥哥叫沐朝辅，继嗣爵位做了第九代黔国公。嘉靖二十六年，沐朝辅卒，嫡长子沐融嗣黔国公，只有四岁；沐朝弼被嘉靖皇帝任命为都督佥事，代侄子挂印镇守云南。两年后沐融病死，其弟沐巩继嗣爵位，二人的祖母即沐绍勋之妻、沐朝弼的嫡母李氏上书皇帝请求让孙子进北京居住，待长大再返云南。嘉靖皇帝允可，不想还没有动身，沐巩暴病夭折。

是真的暴病？还是有人谋害？鉴于沐朝弼与寡嫂幼侄之间一直关系紧张，又是两个侄子死后的最大受益人，自然很多人怀疑，李氏更是呼天抢地，再次告到了嘉靖皇帝处。

然而到底，嘉靖三十三年沐朝弼如愿成了黔国公。若不是张居正，本也可以一直做下去。

张居正！

沐朝弼的眼中闪过一丝鹰隼般的犀利，坐在对面的赵百户愣了愣，再看时满是恨意的淬闪寒光已经瞬间不见。赵百户揉了揉眼睛，心中疑惑着，有些庆幸刚才没有多催促。

接到这个差事的时候，同僚纷纷恭贺，虽然自北京到南京一路辛苦，可押的是原黔国公啊！沐家在云南两百年，是公认的西南霸主，战功赫赫朝廷信赖、恩威深重蛮夷拜服，倒也都罢了，和锦衣卫没啥关系，最重要的肯定是个财主啊！果然那个思姨娘出手阔绰，一上路就悄悄拿出一包首饰，虾须手镯、玛瑙坠子，一根金凤钗上的明珠足有拇指大……赵百户摸摸怀中，今儿交了差，正好在南京把这些物事验看验看！南京锦衣卫衙门不远处不是正好有个银楼？对了，叫什么宝庆银楼！



赵百户打着如意算盘，马车进了南京城。此时大明的首都在北京，南京称为留都、陪京或南都，是两京之一。一路过金川门、玄武湖、太平门，迤逦向南，虽然天色阴沉，街道上依旧人流熙攘车水马龙，极为繁华热闹。

昌祺趴在车弦上，好奇地东张西望。面颊和鼻尖被寒风刮得通红，几缕乌发随风轻扬，鬓边火红的无忧花细腻油润，衬得小脸更加莹润剔透。赵百户在京城初见这对母女时，颇有些惊异二人异于寻常的白皙，后来听说姨娘姓思，便猜想她是夷族。沐家久镇云南与诸多蛮夷土司常有往来，看思姨娘的风神手笔，说不定还是哪个部落的首领。

进皇城时有守卫盘查，赵百户下车出示了腰牌和公文顺利通过，马车继续往南。御道上行不多远，便到了南京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就是俗称的南京锦衣卫。

高墙乌檐，两扇黑漆大门，望起来并不起眼。墙上刷着小字“本堂示谕：附近闲杂人等，禁止在此喧哗吵闹、下棋赌博，违者拿究！”门扇上斜斜贴着花红纸印“锦衣卫南堂”，左右桃符上的对联已有些褪色，写的是“君恩深过海，臣节重比山”。沐朝弼望着对联，嘴角浮上一丝嘲讽的苦笑。

君恩深过海，臣节重比山！

赵百户吩咐几个手下看好沐家三口，跟着门卫进内通报。思姨娘问沐朝弼是否下车活动活动筋骨，沐朝弼有气无力地摇摇头。昌祺看看爹娘，也乖乖地坐着不动。

不一会儿，出来了一个青年锦衣卫，三十岁不到的样子，比起其他锦衣卫的英姿勃勃趾高气扬，这个侍卫文弱沉静，颇有几分书生气，走近前笑道：“各位远道辛苦！进来喝杯茶吧？赵大人在和我们徐指挥交接文书，各位已经完了差事啦！”

北京的一众锦衣卫们放了心，长长松了口气。两千里路走了一个多月，虽说没有多大风险但也总是不敢掉以轻心。沐朝弼可是张阁老亲自发

话抓的！连小皇帝和太后都不敢多口！

是的，大明万历皇帝朱翊钧隆庆六年六月继位时年方十岁，如今也不过十三岁，朝中大大小小的一应事务都是内阁首辅张居正做主。

张居正，这个大明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明朝后期的中兴之臣，在政治经济国防等各方面搞了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整顿，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史称“万历新政”。

这一场整顿，扭转了大明正德嘉靖隆庆几朝以来政治颓靡、边防废弛、民穷财竭的局面，为濒危的大明王朝又注入血液、延迟了其衰亡。后世的评价基本是正面的，甚至称这一段时期为“中兴”，称张居正为“中兴功臣”“大明脊梁”。

其中，政治上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万历元年十一月开始实施的“考成法”，名称出自张居正上书中的“月有考，岁有稽，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是为了改善当时吏治不清的状况，提高行政效力，以课吏职即加强考核为手段，尊主权、信赏罚、斥诸不职、省冗官。也就是以业绩赏罚百官，不能干活的就被撵回家。

黔国公沐朝弼远在昆明，世代为镇守云南总兵官，属于武官中的一等一人物，张居正以“事母嫂不如礼，夺兄田宅，匿罪人蒋旭”等罪名，派遣锦衣卫缇骑奔赴黔国公府抓沐朝弼，同时令沐朝弼长子沐昌祚袭爵。

连黔国公沐朝弼自己也不明白，这一抓是真的罪有应得，还仅是张居正为了树立威信拿他开刀？无论如何，自此事件之后，朝廷上下大为肃整，百官惕息，一切不敢饰非；张居正的号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大明内阁首辅的权威在此时达到了顶峰！毫不含糊地超过了过去历届首辅杨廷和、严嵩、徐阶等等。

北京锦衣卫们欢呼一声进了内堂，洋溢着顺利交差后的喜悦和轻松。照例南京锦衣卫这里会有所表示，今晚一顿好酒是少不了的。

青年锦衣卫走到破旧的马车前，笑道：“见过国公爷。是下车歇歇？还是直接去将军山？”